

张天翼

儿童文学全集

儿童文学大师全集书系





儿童文学大师全集书系

张天翼儿童文学全集

李 雪 宋 婷 选编

樊发稼 段成鹏 审定

①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张天翼是中国著名的现代小说家、儿童文学作家。他从1922年起开始写作,1931年参加“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”。张天翼在进行成人文学创作的同时一直坚持为儿童创作。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,张天翼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童话、小说、寓言和戏剧作品,这些作品大多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,以讽刺与幽默见长,是继叶圣陶和冰心的作品之后,中国儿童文学第二个创作高潮的杰出代表。张天翼创作的童话,更是中国现代童话的典范之作。

为了让广大读者集中阅读、欣赏张天翼的儿童

文学作品，我们编辑出版了《张天翼儿童文学全集》。全集分为四卷，收集作者创作的小说、童话、戏剧、寓言共 53 篇。

在选编过程中，我们经过认真阅读和鉴赏，把凡是写给少年儿童看的和适合少年儿童看的作品，都收入本书。凡收入本书的作品，都保持原貌，只对个别字句做了订正。为使读者对张天翼的贡献和成就有个全面的了解，还编了《张天翼生平年表简编》，附于书后。

目 录

🍀	小说.....	1
🍀	搬家后	3
🍀	蜜蜂	20
🍀	一件寻常事	60
🍀	小账	97
🍀	奇遇	130
🍀	教训	148
🍀	团圆	165
🍀	朋友俩	188
🍀	洋泾浜奇侠	202
🍀	巧格力	392
🍀	失题的故事	421

小说



搬家后

他们搬了家。这里是一块坪，他们和他们的邻居就围着这块坪住着。

第二天，大坤认得了隔壁那家的孩子。

“你们做什么生意的？”那孩子问。

“我们爹跟仓伯伯在一处，我们妈另外在一处。”

“我没有爸爸。你们叫爸爸叫做爹爹么？”

“你们妈呢？”

“妈妈天天在外面，我不晓得妈妈做的什么生意。”

那孩子又告诉他，对门那家的长得是个坏蛋。长得大坤是见过的。十六七岁大人了，爱同娘儿们动手动脚，听说还跟爹在一处做工哩。他公公是泥水司务。

“我们爹从前也是泥水司务，”大坤说。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我叫阿伏。”

“阿伏，”大坤在肚子里念了一遍。这名字不大好，可是他们成了朋友。

“老子叫大坤。”

“我晓得。”阿伏忽然放低声音：“他们说长得同阿扬×屁股。”

他们走到那所洋房的门边。门开着，门里是个小天井。两个孩子在玩什么。大的一个是男的，一身薄呢子的短衣，手里一个球。小的是女的，穿着短得要命的绿色绒衣，光着一节腿子。

大坤说：“×他窝窝，像……”

他想说：像洋鬼子。

“他是哪个？”洋鬼子问阿伏。

“我是老子。我们昨天搬来的，”大坤。

“你进不进学堂的？”

“学堂自然进过，现在不进，学够了，老子有五十四个学生。你们呢？”

“我们自然进学堂，”那孩子眼看着别处。

“你们不是有个王先生么？”

“我们没有王先生？”

“你们有什么先生？”

“我们有郭先生，有……”

“对啦，郭先生，×他窝窝，他是老子的学生。”

阿伏有点不大相信他的朋友，但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不相信。

“那小鬼叫什么？”大坤问阿伏。

“我不晓得，我叫他大少爷。”

“大烧爷，烧鸡，烧鸭，你妈吃烧鸭子的吧？”

大坤就这样认得了那大烧爷。他们说了开来。但他们说着话说着话碰了鬼：说着话说着话那大烧爷的娘和一个女人从外面回来了。阿伏赶着叫她“太太”。

那太太喊大烧爷：“快叫陈伯母哪。”

“陈伯母。”

“啊呀，”那个什么陈伯母说的，“你怎么跟这些野孩子玩起来，快进去罢，乖乖。”

“陈伯母”走过来，一块大屁股给大坤看见了。

“大屁股，一面鼓，打得陈伯母只叫苦。”

“混账东西！没有教育的东西！”陈伯母的脸孔带了五成青色。

“混账东西！没有教育的东西！”

“叫警察捉你去！”

“叫警察捉你去！”

“你有父母没有？你叫你的父母来，问问他怎样教出这

样的畜生来的！”

“越越越越！”

于是太太说：这些野孩子譬如狗，无理可喻的，用不着淘这闲气，请进罢。

陈伯母临走进时还咕噜了一句“混账”。

夜间，洋房的大门关了以后，大坤在那门口扯开裤子拉了一堆屎。

第二天，阿伏说要到公园去。

“公园要钱哩，”大坤说。

“听说现在不要钱了。……你们没有搬来的时候这里真冷，夜里睡不着。”

大坤说他们以前住的那地方也冷。弟弟冷得哭，妹妹抚抚他，抚不了，爹醒了，一块手掌打到他脖子上。

阿伏只顾说自己的话：“夜里比日里冷。”

“夜里冷不要紧，精着身子起来撒一泡尿就好了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撒了尿就睡得着了。”

“我不相信。”

“狗×的哄你。”

“不过现在暖和了。”

现在暖和了，杨柳发了叶。鼻涕也融化了，一条条从鼻孔里往下流。许多穿了“羊服”“牛服”的在街上走，手里还

挽着个把娘儿们，高兴得不得了似的。

他们到公园门口先“观望”一下。

进进出出的都不出钱。

“他窝窝的真不要钱。”

但是——有个“但是”哩，但是他们被门口的大个子巡警挡住了：不叫进去。

“怎么？”大坤还算客气。

“怎么？不叫进去！”那巡警。

要说不是大人不叫进去，那却有许多不是大人的都走进去了的。

人多的时候他们混在人堆里想溜进去。

“嗨，小鬼，他妈妈的！”巡警又拖他们出来。

“×你十三代窝窝，这公园还是老子的爹造的哩。”

他爹是将公园造出在一个小山下面的。他们便上山去。

山上有亭子，有人放风筝，还有一群小学生，一个男先生和两个女先生带着他们。大坤在那一群人里认出了一个人。

“洋鬼子也在里面，”他说。

“哪个洋鬼子？”

“你们大烧爷，大烧鸭。”

阿伏舐舐嘴巴，好像真在吃烧鸭似的。

他们向他走近，那女孩先看见他们。她向她哥哥低声说：“老子来了。”

那大烧爷回过头来跟他们笑。

“他们是什么人？”那男先生问他。

“我们门口的。”

那男先生皱了点眉毛：“以后不要睬他们，晓得吧。要是跟他们在一起，你们也会变成坏孩子了。”

大坤说：“先生先，屁股尖，……”

“尸！”

“尸！”

“你哪里来的这许多这些话？”阿伏。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什么‘先生先’……”

“哼，老子学过三年的。”

那男先生挺一挺胸，舐一舐嘴唇，好像演说的样子向那两女先生说：

“这些孩子真不得了……将来的流氓……这些孩子将来都会变成流氓。他们的父母一点也不管教他们。……其实我平日最主张平等的，我也‘提倡’劳工神圣，但是他们太不那个了……好像是天生的。焦先生同陈先生以为如何？”

“这的确是一个问题。他们都是不愿受教育的，”一个女先生说。

“对了，就是不愿受教育。国家替他们办了这许多学校，他们也不送他们的儿女去进学校。……并不是我们看不起他们，实在是他们根性太坏，其实我向来是提倡平等的。……我们要注意，不要学生们接近这些人才好，孔子说的，……墨子说的，……孟子说的……”

他架个势，说出：近墨者黑，近猪者吃。

“所以……所以……这问题比什么还大。”

阿伏小着声音问大坤：“他说什么？”

“他说他卵袋比什么还大！”

回来的时候，大坤非常不高兴：×他窝窝，到处碰鬼！

但是鬼还没有碰完，好像这一天是个碰鬼的日子：晚上，娘老子都不回来，仓伯伯也不回，长得也不回。许多人纷纷地在说什么，说了就悄悄走开，贼一样。怕出了什么岔吧。大坤去问长得的公公，长得公公说没什么事。夜里不知什么时候——爹妈都有个什么夜明表，可是带出去了——三四个巡警跑到这里挨家地问，问长问短，问不出什么道理就走了。

阿伏鬼头鬼脑跑到大坤这边，慌着脸色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谁知道！”

“我怕，”小坤哭起来，扯他姊姊。

“你窝窝的小鬼，”大坤咕噜着。“梅二你带他睡了罢。”

  

睡着睡着不知在什么时候他们回来了。阿伏的娘也在这时候回到她的屋里：她究竟干些什么呢，天天回得这么迟？早上她要到吃中饭的时候才起来，脸子黄得像油条一样，吃晚饭时打一脸粉，搽许多胭脂出去，这一去要等到别人都睡死了她才回。爹妈今天回得这么迟还是头一回。……

一面想，大坤就睡着了，睡到天亮醒来。

早晨忽然他们都不去上工了。爹妈和仓伯伯和长得，叽里咕噜说些什么军队，什么张宗昌。这一定有什么事。大坤走去想听听，被爹叱开了。

“阿伏，你去听听看，看他们说些什么。”

阿伏蹑着过去。

“滚开。小鬼！”长得叱着。

阿伏第二次蹑着过去。

“再来我抽死你！”长得要像追阿伏的样子。

“不行不行，长得死也不让我听。”

“他窝窝的真闷气。”

吃过中饭他们都去了。

天要下雨的样子。

梅二和阿扬踢毽子。大坤说不出地不高兴。阿伏对他说着长得的事，他只听进了三成。阿伏说着说着，忽然，好像很惊异地：

“今天洋房子没有开门!”

“平常呢?”

“平常日子白天里总开着的。”

“老子今天闷气死了。”

阿伏好像很注意那门的事，嘴里却说着：“他们说长得……”

那大烧爷同他的妹妹回来了。阿伏向他们笑一下。

但大烧爷似乎很怕他的样子，走到门前，慌慌张张按门铃。门开开就慌慌张张跑进去，像有人要捉他，接着马上是，那门，砰！

“别睬他，那个小鬼！”大坤憎恶地。

大坤不知道为什么对那个小鬼起反感，刚认得他的时候觉得他们俩像小洋鬼，好玩，如今也不知怎么岔，讨厌起他来了。岂但讨厌还想顶好要能够“镇”他一下。……他窝窝的什么陈伯母，那×先生，也得来他妈的一手。不过这种思想——如果也可以叫做思想的话——一刹那间，还没有一秒钟，就过去了。

阿伏不知在什么时候从长得扯到仓伯伯了。

“别说了，老子不爱听，”大坤说。

大坤现在有点像大人一样，他怕今天出了什么碰鬼的事。洋房子里的人好像在鬼鬼祟祟在做什么。……不，不是这么说的。总而言之，那门是，砰！将一切乌烟瘴气都关在

外面。

总而言之，统而言之，今天碰了鬼。

他打算今天夜里再在那门口拉一堆屎。

“仓伯伯回来了。”阿伏说。

大坤没看见。

“还有谁？”

“还有长得。”

“我们爹同妈呢？”

“我没有看见他。”

“梅二，你见着爹爹妈妈回来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×他窝窝！”他吐了一口唾沫，这件事好像在唾沫里吐了出来一样，满不放在心上了。

“小鬼，仓伯伯找你。”长得出来叫。

“我么？”阿伏问。

“叫你？——忘八蛋叫你。大坤，去。”

长得没有平素的劲，大坤到仓伯伯那里去长得也跟着进去，头有点俯，像打架打输的狗。

仓伯伯是像将下雨的天气似的阴沉沉的脸。

“大坤，”仓伯伯将手慢慢搁到大坤肩上去，像一种郑重的仪式似的，大坤几乎吓了一跳。“你爹妈有点事情，今天不回来了，明天怕也不见得回来，大概要三四天吧。”